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五尊 勸善羅漢

闍夜多尊者，中天竺國人，鐘秀氣所生，質極聰慧，良知所啟，聞一即能知十，舉始即能見終，心無翳障，理無遺明，生在中國，加之學問可與超凡入聖矣。天賦維均，不因夷有限不益信哉。竺國之人，俱稱為烟衝大士。其家世代欽祀如來三寶，不惟不能脫化作佛，其祖與父每每患瘵疾而死。聞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鳩摩羅多傳如來衣鉢，在天竺國講三生過去未來，談作善造惡因果。闍夜多尊者年方幼衝，逕往演教寺中謁之。鳩摩羅多聞其神識，且能托吾徒而請謁，仍以大士禮待之。夜多懷疑而問曰：「善惡之報，各以數應，理乎？」有詩為證：

聞有講談因果客，故趨請問業何來。

鳩摩答曰：「理也。」夜多曰：「果有憑准無毫髮爽乎？」鳩摩答曰：「毫髮若爽，因果不足談矣。」夜多曰：「舉遠無憑，稽近有見。我家素奉三寶，宜三寶在堂善應亦在堂矣，乃祖死於瘵疾，父死於瘵疾，則作善因果不足憑矣。鄰人之家，久為旃陀羅行，宜不善積躬惡應亦在躬矣，乃天不嗇壽，地不厄養，而身嘗勇健，則作惡因果不足憑矣。彼鄰人何幸，我家世代何辜也？願高人發明，眼前差爽何如合得有憑准之故。」有詩為證：

報應看來沒准憑，我家奉佛瘵重臨。

鄰人不穀身康泰，乞為疑人一發明。

鳩摩答曰：「論善惡之報非若契券瞬息收效者也。舒徐有三時焉，雖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，汝無謂報應無憑准也。」夜多尊者聞鳩摩兩言指點，即冰釋所疑曰：「我家瘵疾，鄰人勇捷，值數之寄耳。而三時之報，固自在也，安得不堅意為善以待其天定之數。」鳩摩又曰：「汝雖已信三業，而未明業從惑生，惑因識有，識從心起，心本清靜，無生成，無造作，無報應，寂寂然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幻夢。儒者純心為善，初不望報，亦猶是也。」夜多領旨，即發宿慧，懇求出家。鳩摩為說偈曰：

性上本無生，為善求人說。

於法既無得，何懷決不決。

夜多傳了宗旨，即克紹師志，在天竺國講談因果發明、三時報應之理，勸人純心為善。國中之人，師師從其化導，功德無量，俱稱為勸善大士。夜多曰：「行化一國，而不及於鄰封終隘，而未弘釋氏博愛之心，不如是也。」於是，又往羅閱城敷揚頓教，蓋思以其道化天下也。彼方風聲習俗，師之所訓，徒之所學，一片尚口中辯論，以為佛在明理，辯論得理無遺明則佛無遺理，何必於探討之外求佛心，上會悟工夫悉置之不講。婆修盤頭乃羅閱城眾學教首，以辯論得為人師，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

釋家色相盡歸空，辯論如何覓旨宗。

但自一方人品論，依稀豪傑邁群蹤。

夜多尊者知是法器，將欲度之，但從言語文字上覓宗旨，則博而寡要，泛而無實。必言語文字化而不有，乃為真詮。儒者高堅前後之妙，亦從會心處得來也。故問彼所從之眾曰：「遍行頭陀汝師也，與汝等終日辯論不輟，毋謂藉此可得佛道乎？西方聖人之道，固有講經時，亦有面壁時，不去性靈上會悟，規規在文字上打點，是若行歷於塵劫，皆虛妄之本耳，何益於佛。詩不云乎：

何須煉礦與淘金，自有驪珠隱在心。

不在言語文字上，總來只是少知音。」

眾弟子聞尊者言，心殊不悅，作色言曰：「有善於己，然後可以求人之善，無嚴於己，然後可以非人之惡。汝和尚蘊何德行，敢對門人譏訕我師？」尊者曰：「我不求道，亦不顛倒其求道之序。我不禮佛，亦不輕慢其禮佛之儀。於妙道固不知止足，於外物亦無所貪欲。靈台湛然，無所希求，庶幾於道，敢雲德行。」

求道如何序可顛，慈悲禮拜教為先。

悟來妙道無窮盡，靈府澄然寡慾牽。

時遍行頭陀在座，聞夜多尊者與眾徒所談之言，不覺心曠神怡，發為贊歎之詞曰：「旨哉師言至矣，盡矣！正唯弟子所不能學也。」遍行頭陀見夜多尊者對其徒以譏之，其心喜，直其道以正之，其感深，正不自滿足，乃虛心求道人也。故尊者復告之曰：「某適憑管見，向彬彬眾門下出數言抑挫仁者，仁者得無恨乎？」遍行曰：「某於釋道，非敢好為人師，第未得大方質正，似以為至，亦僅僅巨擘於羅閱城之士也。今聞上人所論，乃苦海登之慈航，迷途出之明逕，絕似飲無上甘露，頓解腹中煩渴者也，敢反生熱惱耶？惟願上人大其慈悲之量，公其妙道之傳，憫吾昨日之非，取吾今日之悟，進而教之，萬幸萬幸！」

上人賜我指南車，若飲甘霖熱病酥。

惟願大開公物量，獲登彼岸出迷途。

尊者曰：「爾不聞道辯論障耳？剖破藩籬即成大家。吾道必擇人而傳，吾統必得人而繼，汝久宗佛道，久植眾德，博觀汝徒，尚隔幾塵，難語法器，其求足以紹吾事者，捨子其誰？」遂為說偈云：

言下合無生，同於法界性。

若能如是解，通過事理竟。